

中国“定型化形象”的当下呈现与改写博弈

——评周文萍《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

吴家镔 (Wu Jiabin)¹, 王 珊 (Wang Shan)²

摘要: 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在周文萍的专著中被分为傅满洲、陈查理和“待拯救的世界”这三种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形象, 然而时至今日, 大多数影视作品里的中国形象仍然延续着将中国想象为神秘的东方力量, 或者将中国作为“奇观化”的符号呈现, 而有的则将中国形象改写为“现代性参与者”。中国“定型化形象”在当下的影片中依然被呈现为神秘古老的东方, 此种延续不仅固化了中国对于自身形象的原有想象, 还在美国电影中依旧作为了“待拯救的世界”。同时中国“定型化形象”也呈现出改写与博弈的局面, 由《唐探1900》以华人拯救中国而呈现出对“西方拯救东方”的改写, 又以《尚气与十戒传奇》中所呈现的对傅满洲形象的延续, 从而体现出中国形象在塑造与传播上与西方所进行的权力博弈。从整体而言, 中国即使在西方世界被改写为稍微正面积极的形象, 比如将科技作为中国形象的建构因素, 但绝大多数影片中中国/东方依然是美国/西方的“他者”和“客体”, 以延续着关于中国的第三种“定型化形象”——“待拯救的世界”。本文将周文萍关于美国电影的中国形象的讨论作为基础, 以延续对于此问题中关于中国形象的谈论。

关键词: 美国电影; 中国形象; “定型化形象”

Title: The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China's "Stereotypical Image"
——A Critical Review of Zhou Wenping's *The Image of China in American Films and Its Impact*

Abstract: The image of China in American movies is divided into three ideological images about China in Zhou Wenping's monograph: Fu Manchu, Chen Charlie, and "The World to Be Saved". However, to this day, most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still continue to imagine China as a mysterious Eastern power or present China as a symbol of "spectacle", while others rewrite China's image as a "participant of modernity". The "stereotyped image" of China is still presented in current films as a mysterious and ancient East, which not only solidifies China's original imagination of its own image, but also remains as a "world to be saved" in American film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ereotyped image" of China also presents a situation of rewriting and game, with "The Tang Dynasty 1900" presenting a rewriting of "the West saving the East"

¹ 吴家镔 (Wu Jiabin),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电影学。电邮: wu13192012454@163.com。

² 王 珊 (Wang Shan) (通信作者),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电影学。电邮: 15007355932@163.com。

through the Chinese saving China,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mage of Fu Manchuria presented in “Shang Q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thus reflecting the power game between China’s image and the West in shaping and spreading. Overall, even though China has been rewritten as a slightly positive image in the Western world, such as using technology as a construction factor for China’s image, the vast majority of films still depict China/East as the “other” and “object” of the United States/West, continuing the third “stereotyped image” of China - the “world to be saved”. This article will use Zhou Wenping’s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image in American films as a basis to continue the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image in this issue.

Keywords: American film; Image of China; “Stereotyped image”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日益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对抗的重要场域。作为全球文化霸权的掌握者，好莱坞电影凭借其高度成熟的工业体系、意识形态的隐蔽缝合机制、符合认知习惯的连续性剪辑语法，以及普世化的叙事范式，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式的电影工业体系，已然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符号暴力”，持续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观众的认知结构。在此语境下，美国电影中塑造的诸多中国形象——尽管往往带有明显的误读与扭曲——却因其强大的传播力而成为全球观众认知中国的重要参照系。因此，系统考察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表征机制，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政治逻辑，就成为一项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紧迫学术任务。周文萍的《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以下简称周著）的研究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及时回应，该书从文化研究、形象学和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电影的中国形象演变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市场因素和文化权力关系，同时为中国文化输出策略提供警示，比如避免单一符号的文化输出（仅强调传统），而需构建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以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的苦难叙事。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更在于为理解电影里的中西文化权力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周著的研究引起了学界关注并于2016年获得了首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表彰。

周著出版至今近十年，美国电影中仍然不断生产着中国形象，它们有的将中国描绘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与关键市场而出现（钢铁侠3），有的则延续着冷战思维，将中国塑造为军事或科技的竞争对手（赤色黎明），但不容忽视的是，周著所指出的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定型化形象”——傅满洲、陈查理、“神秘古老的东方”和“待拯救的世界”——依然是美国电影里中国形象的基本原型，并在美国电影中不断生产。在漫威电影《奇异博士》（2016）中的中国元素风水、针灸仍然被神秘化，中国/东方仍然是一处神秘的古老帝国。显示出周著研究在当下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对探讨周著内容观点意义的基础上对以下两个方面做出思考：一是对当下影片中的中国“定型化形象”呈现的思考，二是讨论中国“定型化形象”在当下影片中的改写博弈。

一、《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的内容观点及意义

《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是一部系统分析美国电影里中国形象演变及其文化政治影响的学术专著。该书不仅梳理了历史脉络，还结合实证分析与文化批判，揭示了形象塑造背后的权力话语和跨文化认知机制。首先，著作先介绍了当今美国电影里的中国资源，即美国电影为何

开发中国资源，以及美国电影对中国资源的开发使用，大量的中国故事在好莱坞电影中被翻拍，比如书中对中国故事《花木兰》西方化的详细分析。其次，好莱坞通过使用华人导演和华人演员以及融合东方题材和东方故事而适应东方观众的兴趣口味，从而扩张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这也是好莱坞称霸全球电影市场的惯用伎俩。周文萍在这一部分的分析帮助我们理解了美国电影对中国资源以及中国故事的大肆利用，且在电影生产中中国与美国的不对等，即美国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依然以西方文化为核心，而中国只能作为外核或东方元素使用，周著警示中国观众与中国电影制作人需认知到此种现象。

著作接下来的部分从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出发，分析出了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定型化形象”的几种类型：傅满洲；陈查理以及“待拯救的世界”。在过去“黄祸论”与当今“中国威胁论”的时代背景下，西方以“他者”身份建构中国形象，而中国在“待拯救的世界”与“神秘古老的东方”的西方想象中置放了对中国/中国人的自我认可，这也是本书中极其精彩和最具现实意义的分析，即在西方建构中国形象时中国/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些形象？周文萍于是提出了“待拯救的世界”vs“过去”的苦难；神秘古老的东方vs文明古国的魅力展示，以及功夫坏蛋vs少数坏蛋这三种关于“定型化形象”的中国式接受，阐释了中国人如何对待西方建构与想象的中国形象，这也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别样的视角。这在另一个角度上告诫中国电影观众在面临影片中的中国形象时需更加理性和客观，以免被影片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所蛊惑。如果说著作中对于中国电影“自我东方化”的分析，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无奈之举，那么在当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和中国电影市场的海外传播，中国电影是否仍然困在西方中心主义与走向国际市场的双重困境中，因而想要打破“自我东方化”所维持的权力体系，以及如何改变中国形象在塑造与传播上的失语状态，是中国电影在未来亟需面临与解决的问题。

周著是学界系统解析好莱坞中国形象的标志性研究，其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批判，更在于为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方法论工具。周著还阶段地分析了中国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变迁，揭示了好莱坞的“东方主义”话语，指出好莱坞会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调整中国形象，但本质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再现。例如《龙争虎斗》中李小龙的形象虽具阳刚之气，但仍被“祛魅”（如禁欲化处理），以符合白人主流社会的接受逻辑。

总之，周著揭示了美国电影里中国形象的建构逻辑，呼吁中国影视行业警惕“自我东方化”的倾向（如张艺谋电影对奇观化东方的展现），主张通过中美合拍片争取话语权。同时，周著指出，中国电影的出海需要超越符号输出（如功夫、熊猫等），要构建“主体性叙事”，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具有建设性意义。当然，中国“定型化形象”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议题，其研究价值体现在两个关键维度：其一，这些形象构成了观察中国国家形象历时性嬗变的重要表征系统；其二，它们作为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效能，直接关乎中国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定位与话语权建构。通过批判性分析这些形象的话语生产机制，我们不仅能够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东方主义叙事，更能为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电影理论范式提供认识论基础。这一研究路径对于理解文化软实力竞争场域中中国电影的符号资本积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定型化形象”的当下呈现

傅满洲、陈查理、“神秘古老的东方”和“待拯救的世界”是周著所揭示的美国电影里的几大

中国“定型化形象”。它们依然在当下的美国电影里反复出现，延续着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东方主义”——即通过异域风情满足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同时确证着关于西方现代/东方传统的二元对立。

美国电影中关于中国是“神秘古老的东方”这一形象的表达，通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呈现：异域风情的传统景观、玄妙高深的功夫与哲学、充满宿命因果论的叙事、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奇观、以及符号化的文化元素（如龙、旗袍、宫殿等），例如《功夫之王》中糅合了《西游记》和美式奇幻冒险的叙事风格，从而将中国功夫“本土化”为“超能力”。近十年的美国电影同样延续着这一中国“定型化形象”。《铁卷》（2017）中男主角在具有中国武术特色门派“昆仑”中接受训练，从而电影将中国武术圣地描绘为与世隔绝却的神秘之地。同样，漫威电影《奇异博士》将虚构的神秘门派“卡玛泰姬”杂糅进了藏传佛教、中国玄学等等，从而将东方的神秘主义作为主角奇异博士的觉醒工具。不仅如此，这一神秘古老的东方也被形塑为具有现代元素的“东方奇观”，例如在《环太平洋》中呈现香港战场时融合霓虹灯与传统牌坊，将香港/东方想象为具有“赛博朋克”风格的东方都市；而在《魔力麦克 2》中澳门/东方更是被描绘为纸醉金迷的东方赌城，充斥着西方对东方的欲望投射。这些神秘古老的东方的中国“定型化形象”，似乎符合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形象的想象和认同，中国就是这样一处历史悠久（古老）且博大精深（神秘）的文明古国，而通过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传统/古老/神秘的中国形象，依然在当下的美国电影中反复出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神秘古老的形象似乎朝着共同的路径前进，即中国/东方完成了他们的现代化进程，美国电影于是将中国塑造成了某处“东方奇观”，一处供西方投射无尽想象和欲望的国度。

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定型化形象”中“待拯救的世界”不仅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以拯救东方为原型的叙事模式，更是中国“自我东方化”的一类表达，“它包含着西方人的宗教拯救意识，也包含着他们的东方主义观念；它着力渲染中国作为‘东方’的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又以西方男性对中国女性的征服与拯救来代表西方对中国的征服与拯救。‘待拯救的世界’不仅存在于美国电影之中，也存在于当今中国电影和中外合拍片中。中国电影（含中外合拍片）的‘自我东方化’倾向以及中国人对‘过去’苦难的理解都是‘待拯救的世界’不断复现的原因，也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周文萍，2017）周著以《大地》、《面纱》和《苏丝黄的世界》作为“待拯救的世界”的影片案例，具体分析了这些美国电影中是如何呈现中国/东方的想象，那是一处多灾多难与贫穷落后的蛮荒之地，同时也是一处需要西方人拯救的古老帝国，而影片则是典型的西方男子教化、拯救东方女性的俗套故事。换句话说，“待拯救的世界”这一中国“定型化形象”即符合了西方拯救东方以巩固昔日西方霸主的传统地位，又符合了中国/东方想象自己过去的苦难，而中国人则接受了“待拯救的世界”这一形象的特征内涵，“过去”的中国是积贫积弱任由西方列强入侵的落后帝国，但这一形象也包含了中国人奋起反抗、逐渐觉醒的过程，刻画了中国人自主救国、不甘于落后的精神品质，因此这一形象也在美国电影、中外合拍片以及中国电影中反复出现。周文萍后来将“待拯救的世界”概括为继傅满洲和陈查理之后的美国电影里的第三种中国定型化形象，进一步揭示出了此一形象地位及影响。

“待拯救的世界”时至今日依然出现在大量的美国电影或中国电影之中，延续着关于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定型化形象”的表达。在美国电影或中国电影，来自西方的英雄帮助中国人摆脱压迫、灾难或者落后，例如美国电影《环太平洋》中香港被设定为遭受怪兽袭击的重灾区，但最终拯救世界的仍然是美国的机甲驾驶员；而在《火星救援》里中国航天局虽然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帮助了

美国宇航员，但是决定主导权仍然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中国依然处于边缘、辅助者的角色定位。而在中国电影里，中国依然是那个需要西方拯救的落后古国，但过去的苦难被叙说为中国觉醒的必经阶段，于是在中国电影里的中国依然是“待拯救”的，但同时又刻画了奋起救国的中国人形象。如果说，“待拯救的世界”是符合美国/中国双方期待视野的“定型化形象”，那么“待拯救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所期望出现的关于自身的想象与自我塑造的方式，这在2025年春节档电影《唐探1900》中有所表达。

《唐探1900》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00年的中国，那是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危亡之秋。影片通过清朝外交使臣费洋古掷地有声的“救中国”这一呐喊，直接关联着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在列强环伺、国势倾颓的历史背景下，影片勾勒出海外华人在时代巨变中的生存困境与家国情怀，展现了一幅晚清社会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沧桑画卷。影片延续着将中国（华人）描绘为“待拯救的世界”下的黄祸危机，故事的开始是一名白人女性被杀害，美国民众却将脏水泼在华人男性身上，因此欲将代表着华人的唐人街取缔，华人与白人的争斗于是由此展开。影片中所刻画的中国依然是“神秘古老的东方”和“待拯救的世界”，首先，由王宝强所扮演的阿鬼即是来自于神秘的民族，他们拥有预知未来的祭司以及特殊的祭祀活动，从而将中国塑造为了与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定型化形象”相一致的“神秘古老的东方”。其次，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消息引爆了电影的高潮，费洋古的那句“救中国”将影片从喜剧悬疑的轻松基调硬生生劈开，暴露出鲜血淋漓的历史创伤，影片中代表着大清帝国的三位使臣身穿清服官服在面对敌人攻击时的临危不惧而随后牺牲呐喊，中国又一次在中国电影中被描绘为“待拯救的世界”。正如周文萍认为：“这些中国形象的塑造重复了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定型化形象’。这反映出美国电影所塑造的中国‘定型化形象’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西方观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及他们观影的期待视野，中国电影在走向世界过程中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状，以‘自我东方化’的想象来赢得市场。但需要注意的是，‘自我东方化’虽然能为中国电影暂时赢得观众，但并不能改变观众，尤其是西方观众从美国电影中得到的中国‘定型化形象’的印象，也不能改变他们从美国电影里所感知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中国电影如果要在塑造及传播良好中国国家形象方面有所作为，仅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周文萍，2015，P.181）

如上所述，“神秘古老的东方”“待拯救的世界”等“定型化形象”在当今美国电影、乃至中外合拍片和中国电影里仍被呈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事实，“神秘古老的东方”也正是对魅力古国的骄傲展示，符合了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想象。而“待拯救的世界”正如周文萍所述，那是中国人将其作为“过去”的苦难来理解的。近代中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史，但如今的中国人并不忌讳这段历史，而是将其作为中国崛起的转折时期，中国人回顾这段苦难史同样也是警示自己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也是一段能够增加中国人对于如今强盛中国的一种自豪与骄傲，也展现了中国人奋战到底、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总之，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定型化形象”（“神秘古老的东方”、“待拯救的世界”）延续到如今，对中国而言，是中国人能理解并接受影片当中的正面表现，并以此作为警示的存在（或者作为商业影片的卖点？）；而对美国/西方而言，中国/东方依然是一个待拯救的世界。

三、中国“定型化形象”的改写博弈

“定型化形象”作为对异国形象的描述方式，它通常将异国形象他者化并将其简化，以符合自

身的等级秩序体系,在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定型化形象”无疑是西方中心旧世界等级秩序对遥远东方的想象和置放,巩固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和权力秩序,从而将异质文化边缘化,进而东方成为西方的“他者”。中国“定型化形象”在美国电影里以傅满洲、陈查理、神秘古老的东方以及“待拯救的世界”的形象出现,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模仿和改写,不仅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固有印象,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中国人自身的想象,但此类中国“定型化形象”在新的中美电影中是否得到了改写?消极负面的中国形象是否有所改变?这是本文接下来将要讨论的话题。

回到上文所评述的《唐探 1900》中,它是中国“定型化形象”的延续,它是对“神秘古老的东方”和“待拯救的世界”的回望,但它不同于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和《长城》中的拯救者皆来源于西方,而是两位主角侦探和白轩龄通过破案的方式调查白人女性死亡的真相,并以白轩龄在法庭上为华人争取权利的情节从而拯救了华人,在“自我东方化”的中国电影序列中,来到中国土地拯救中国人民的往往是西方男性,而在《唐探 1900》中的拯救者是华人(中国人),这在中国“定型化形象”中已然出现了某种转变,它是经由中国商业电影的强势改写,一向以喜剧和悬疑作为票房卖点的唐探系列,在今年春节档上却将“拯救民族危亡”融入进了喜剧与悬疑的商业系列中,这种矛盾的呈现方式,恰恰折射出当代中国电影在处理民族创伤记忆时面临的深层困境:如何在商业类型片中平衡历史事实与戏剧张力,又如何避免让悲情叙事沦为新的定型化表达。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定型化形象”确实出现了转机,“待拯救的世界”中的拯救主动权归还了中国人,但“自我东方化”是否出现了断裂,仍需时间的检验。

在全球文化传播视域下,近年来部分美国电影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也呈现出值得关注的现象。由加南大华裔演员刘思慕、梁朝伟主演的电影《尚气与十戒传奇》于2021年2月12日登陆北美影线,这部由漫威电影所拍摄的关于“中国超级英雄的故事”于上映期间在中国掀起了巨大的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梁朝伟所扮演的“满大人”这一角色被中国网友质疑为是“傅满洲”形象的延续,而“尚气”则在漫威原著中是傅满洲之子。中国媒体对此做出了接连的评价与讨论,质疑漫威此次的“华裔电影项目”是否有重提“黄祸论”之嫌。而《尚气与十戒传奇》中试图将“傅满洲”的阴影隐化,并将“满大人”改成“文武”,并在影片中强调他是一名被误解的古代战士,但仍然无法摆脱“傅满洲”这一形象所带来的历史阴影。同样,尚气在影片中从相信父亲到质疑父亲,最后与父亲对决的剧情,是好莱坞电影中正义战胜邪恶的经典叙事,但是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系中,“弑父”却天然地违背了纲常伦理道德,同时也被中国观众解读为“西方文化对东方传统的深切否定”,换句话说,好莱坞在讲述关于中国人的故事时或许试图“纠正”某些意识形态性的“错误”,从而试图打入中国电影市场,但最终《尚气与十戒传奇》仍然未在中国发行上映。而影片中仍然有关于“神秘古老的东方”的想象与建构,文武所在的“十环帮”就被建构为神秘的地下组织,延续了西方对东方神秘力量的想象,而非关于现代中国的真实面貌,电影中也出现了诸如神龙、太极、竹林等中国符号,但却堆砌了西方奇幻式的打斗场景。中国的“定型化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虽然在些许想象中呈现着传统的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奇观与想象,但在好莱坞觊觎中国市场的强力因素下,中国“定型化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对过去形象的模仿,《尚气与十戒传奇》中试图通过父子和解的方式去淡化争议,但仍然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外壳,同样显示出漫威试图在政治正确与商业利益中寻求平衡,但最终未能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总之,《尚气与十戒传奇》的中国形象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博弈的产物,即使影片试图修正历史偏见,改写丑化中国人的“傅满洲”形象,但仍然未能如愿。此一现象本质

上是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与文化软实力海外传播协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西方主流文化对中国认知的有限调整。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社会基于殖民历史形成的东方主义认知惯性具有深刻的历时性特征。在这种结构性认知壁垒的制约下，电影作为文化表征系统所进行的边界突破尝试，其实际效果需要置于更长的历史维度中进行评估。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渐进的、非线性的形象演变过程，恰恰为观察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博弈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样本，当下中国的“定性化形象”虽然出现了模仿与改写，但是整体的发展趋势已经朝着将中国建构为“稍显”积极正面的形象，但仍然有大量的电影依然将中国想象为传统的神秘形象，但我们同样期待着，在这些有限的影片中所具有的某些转变，即使转变仍然很缓慢。

四、结语

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啄木鸟杯”评委会对周著的推荐意见说：“该著作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分析了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中国元素及其变化历程，为理解美国文化中的中国观念和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为思考探索全球视野下中国文化发展之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文献基础和富于启发的学术见解。”（书封底，2015 第 1 版，2018 第 2 次印刷）其成果不仅适用于对该书出版前百年间美国电影里中国形象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对近年中美电影里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以周著为研究框架，聚焦美国电影里中国的“定型化形象”，从历时性视角考察其在延续与嬗变，着重对近年具有典型性的中美合拍片及好莱坞涉华题材影片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当代电影实践中中国形象建构的新动态。目前，美国电影对中国的地缘文化想象仍深植于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国持续被表征为“神秘的古老文明”（如《功夫熊猫》系列）或“需要西方拯救的客体”（如《2012》）。这种认知定势印证了霍米·巴巴（Bhabha）提出的“文化他者化”机制在视觉传播领域的持久影响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火星救援》《地心引力》等影片通过科技叙事重构了中国作为“现代性参与者”的形象，而《摘金奇缘》《瞬息全宇宙》则尝试解构亚裔群体的族裔刻板印象。这种矛盾性恰恰暴露了西方文化生产体系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认知失调：既不得不回应现实权力结构的变化，又难以彻底摆脱殖民话语的遗产。由此可见，当今美国电影对中国形象的再现仍处于“霸权话语”与“文化协商”的博弈阶段。要突破“定型化形象”的窠臼，不仅需要中国电影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更依赖于跨文化传播中“双向解码”机制的建立。这一转变过程注定是渐进式的，其文化政治意义已超越银幕本身，成为检视全球传播秩序变迁的重要一环。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武侠电影的创新性发展研究》（批准号：19BC037）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周文萍 (2015): 《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Zhou Wenping (2015). *The Study of China's Image in American Films and Its Influence*. World Book Publishing Guangdong

Co., Ltd.]

刘宇清(2006): “好莱坞电影与华语电影:学术话语背后的权力角逐与文化逻辑”, 《电影艺术》(05):52-56.

[Liu Yuqing (2006). “Hollywood Films and Chinese Films: Power Competition and Cultural Logic behind Academic Discourse”. *Film Art* (05):52-56.]

李莹(2021): “‘东方主义’语境下的异域形象构建——兼论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元素”, 《山东社会科学》(04):158-163.

[Li Ying (2021).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Orientalism’ -- Also on the Chinese Elements in American Films”.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04):158-163.]

尹鸿,萧志伟(2001): “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 《当代电影》(04): 36-49.

[Yin Hong & Xiao Zhiwei (2001). “Hollywood’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s”. *Contemporary Cinema* (04):36-49.]

周宁(2005):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 《东南学术》(01): 100-108。

[Zhou Ning (2005).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age in the West: Problems and Fields”.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01):100-108.]

周宁(2005):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七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两个极端”, 《学术月刊》(08): 11-18。

[Zhou Ning. (2005). “Between Utopia and Ideology: Two Extremes of the Western View of China in the Past 700 Years”. *Academic Monthly* (08):11-18.]

周文萍 (2009): 《传统与当今: 美国电影里的中国资源与中国形象研究》, 暨南大学, 学位论文。

[Zhou Wenping (2009).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Resources and Images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Film*. Ji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周文萍(2014): “面目模糊的科技形象——从《地心引力》看美国电影里的中国新形象”, 《电影评介》(06): 6-8。

[Zhou Wenping (2014). “A blurred Im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 New Image of China in American Movies from Gravity.” *Movie Review* (06):6-8.]

周文萍 (2017): “‘待拯救的世界’及其影响研究——论美国电影里的第三种中国‘定型化形象’”, 《文艺研究》(09): 97-106。

[Zhou Wenping (2017) . “‘A Word to Be Saved’ and Its Influence Study: The Third Kind of Chinese ‘Stereotype Images’”.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09) :97-106.]

张昆, 王臻(2023): “嬗变、驱动与表征: 奥斯卡电影里中国形象的意指实践”, 《编辑之友》(01): 102-109。

[Zhang Kun & Wang Zhen (2023). “Transmutation, Driving and Representation: the Signifying Practice of Chinese Image in Oscar Films”. *Editorial Friend* (01):102-109.]